

惟新在余话新余

本报记者 郑少忠



新余在哪里？
新余在赣鄱大地的怀抱里。
在江西一众地市兄弟中，新余似乎有点貌不出众：块头不大，辖区面积才3178平方公里；GDP均量虽然不低，不少重要指标还位于江西省前三名，但GDP总量并不大；年纪较小，行政建制几经变迁，1983年7月27日，国务院才批准恢复省辖市建制，是江西最年轻的地级市。

您可能不熟悉新余，但您一定听说过“七仙女下凡”的神话吧？
东晋文学家干宝《搜神记》载：“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
2015年8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江西新余仙女湖“中国七仙女传说之乡”称号，仙女湖被推崇为“爱情圣地”和“中国七夕情人节”的发祥地。

民间传说赋予新余浪漫和神秘色彩，您是不是也开始对她心生好奇和向往？

如果您还不太了解新余，您或许听说过《天工开物》。新余就是这部科技巨著的诞生地。
公元1634年，48岁的宋应星来到新余，出任新余分宜县学教谕。当时的分宜以冶炼、苕麻等工艺闻名全国。宋应星把多年来走访大江南北了解到的各种工农业、手工业技术详细记载下来，通过潜心观察、学习感悟，历时4年，呕心沥血写就了《天工开物》。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工艺百科全书。

17世纪末，《天工开物》传入日本，此后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亚、欧洲各国广为传播。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达尔文称其为“东方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新余还是毛泽东同志《兴国调查》的诞生地。

实际上，“兴国调查”的地点不是在兴国县，而是在新余的罗坊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街道一处桃园内，桃花漫山盛开，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日景象，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奉化是“中国水蜜桃之乡”，全年水蜜桃产值超5亿元，带动当地村民致富。每年3月，随着5万多亩桃花徐徐绽放，奉化美丽乡村游迎来旺季。
景士杰/文 胡学军/图



在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西部的马鞍山乡三胜村，3.9万亩红雪梨让当地村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依靠种植红雪梨，办民宿和农家乐等，每年增收近10万元。图为梨花盛开的季节，身着盛装的彝家人正在表演欢快的歌舞。
陆向荣/图

镇。1930年10月，为了决定红军的行动方向，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在新余罗坊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行委的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来8位从兴国来的农民，经过一周的调研座谈，获取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形成了《兴国调查》。

毛泽东向8位农民详细了解其家庭情况，了解村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各阶层在土地革命各时期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生产生活及其在土地斗争中的思想动向与现实表现，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土地斗争中一些政策上的偏差，进一步明确了土地革命斗争中该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击谁等重要问题，为各级苏维埃制定、完善土地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毛泽东严谨务实的调查方法，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这种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群众立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勇毅前行。

作为“工业强市、区域小市、山水美市”，新余处处洋溢着“工小美”的豪气。
工业强是新余的底色。新余因钢设市，因“工”而兴，工业是新余最鲜明的城市标识。从作坊式的

锤头挖矿、土法炼铁、纺织印染到如今拥有新余钢铁、赣锋锂业、新余国科、沃格光电等上市公司；从延续千年的冶铁采矿到如今的钢铁、锂电新兴产业集群。目前，新余钢材产量占江西省近四成，锂盐产量占全球近三成，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城市。一代代新余人用青春和汗水、用勤劳和智慧缔造了新余的工业基因，延承着新余的工业血



傅抱石纪念馆。

郑少忠摄

脉，续写着新余的工业辉煌。
区域小是新余的特色。新余辖分宜县、渝水区、新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仙女湖风景名胜区和新宜吉合作示范区，人口逾120万。新余虽小，但活力十足，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新余是江西省5个人口正增长的城市之一，反映出新余城市包容度高、经济活跃度大、就业吸引力强；全市城镇

化率高达73.59%，远高于江西和全国平均水平。

山水美是新余的亮点。这里名胜云集：九天瑶池仙女湖烟波浩渺，佛道圣地蒙山云雾缭绕，百丈峰层峦叠翠，中国洞都千姿百态，仰天岗国家森林公园与孔目江国家湿地公园相映成趣。全市森林覆盖面积近六成，先后荣获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

城市等称号。
这里人文荟萃：江西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卢肇出生于此，激励了无数江西学子。一代画坛巨匠傅抱石的横空出世，开启了现代中国画的先河。
这里红星闪耀：毛泽东在罗坊作“兴国调查”，树一代楷模；彭德怀巧夺分宜县城，传百年佳话；朱德、肖克、王震等鏖战赣西北，

惟新在余话新余。
新余人永远在路上。

上图：江西新余仙女湖清晨，云雾像一层轻纱弥漫在湖上，宛若仙境。
刘志勇摄（人民图片）

数千将士血染苏区。
行走在渝赣大地，一次次走近新余，一步步走进新余，对这个年轻的城市油然而生敬意。

三

唯改革者新，唯创新者强。
每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新余都是风声雷动。

“新余”就是“新的我”。新余有仙女下凡的灵气、工匠精神的静气、改革的锐气。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新余人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气魄，一直勇立潮头。

改革创新是新余的立市之魂，在工业方面，新余以钢为轮，以锂为翼，为工业经济发展赋予更多效能。新余创新出台支持钢铁、锂电等系列产业政策，2020年，全市钢铁产业营收首次突破千亿；赣锋锂业技术全球领先，金属锂市场供应高达50%以上；工业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居江西省第一方阵；连续11年入选全国外贸百强城市……

新余占江西面积不足2%、人口不足3%，却在打造民生城市方面拥有更多优势，也肩负着更大使命。公立医院改革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党建+颐养之家”农村养老模式入选2019中国改革年度十佳案例；“小荷工程”入选2020中国基础教育典型案例；率先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城乡公交一体化、社会保障“一卡通”“一卡通用”……“民生”成为新余最暖心的标签。

小市也有大格局，新余的改革创新呈多点突破、亮点纷呈的喜人局面。新余连续5届入选中国城市信息化50强；分宜县融媒体中心得到中宣部肯定推广，被评为“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40个地方改革创新案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列入国家试点；城市综合执法、商事制度改革、文化旅游消费试点等10多项改革举措在江西省领先……

仙女湖畔、孔目江头，举目蓝天、低首碧水。问渠那得清如许？创新源头活水来。改革创新，为建设宜居宜业的新余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惟新在余话新余。
新余人永远在路上。

上图：江西新余仙女湖清晨，云雾像一层轻纱弥漫在湖上，宛若仙境。
刘志勇摄（人民图片）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许多年前，在读到王之涣的这首古诗时，一座遥不可及的塞外雄关就牢牢铸在了我的心头。我想，有朝一日必得亲眼去感受一番。

耿志国

碧血丹心玉门关

虽说来前已有心理准备，知道这里是戈壁大漠。但是，当真的身临玉门关时，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我站在刻有“玉门关遗址”五个红色大字的水泥碑前，背后是土苍苍的小方盘城。四野八荒间，百草黄沙，依稀可见少许残留的墩台，没有墙，更没有门。耳畔传来呼呼作响的风声，却翻不来一片树叶，也无一缕芦花。一股苍凉悲壮之感在心头陡然升起。

相传，玉门关由输入于阗的“和田玉”而得名，曾为古时重要的屯兵之地。在我视线范围内的空旷区域，应该都属于玉门关的遗址范围，一些断壁残垣成为烽火烟云的见证。它们是用什么建成的呢？是泥土筑成的吗？我想是，也不是。它确实是就地取材所筑，或用沙砾土夹芦苇、胡杨木和红柳枝夯叠筑而成，或用土坯夹芦苇压紧砌筑而成；说它不是，那里面应当还有无数守关将士的血肉筋骨和他们的壮烈情怀。诚如唐代诗人戴叔伦所言：“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或许，这正是大漠戈壁最吸引人的地方。大漠荒原，金戈铁马，唤起人们内心的英雄主义情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边塞诗，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绘和讴歌了边关将士们保家卫国时的英勇无畏，也为不朽的玉门关做了最好的注脚。若无这些热血赤诚的守关将士，玉门关还能称其为“关”吗？

就如同眼前的玉门关，虽全无先朝模样，但依旧吸引了无数人前来瞻仰和凭吊。因为这里有捐躯沙场的无名英烈，他们的勇武精神和不屈品格，早已融入了大漠戈壁。这片大漠，数百年容颜依旧，逾千载性情不改。

人生不能没有理想，人生也不能没有情怀，人民需要，民族需要，国家需要。任何时代，有家国情怀、卫国护家的人，都应受到景仰。

如今的玉门关，其实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玉门关遗址，形存于世，只有那座小方盘城，孤独地屹立于天地间，但它成全了我们挥之不去的边关情结，牢牢地烙在了每个见证者的心间。

我们对丹巴历史文化有了更深了解。

黄昏时分，沿着大渡河谷，我们走进了声名远扬的甲居藏寨。这个有着上千人聚居的寨子，坐落在一块略微凹陷但向阳的山坡上，房屋分布与鱼通官寨有些相似，也是自上而下分布。只是这里更靠近河谷，阳光、湿度更适宜。平整的旅游环线绕寨而建、直上山腰，一条条入村公路连接起寨里人家。寨后山巅上云缠雾绕、森林茂密，寨里新栽的桃树、梨树和古老的沙棘、柏树枝叶相牵。偶尔会看见地里的青稞，正趁着早春旺盛地生长。

我们预订的民宿在寨子中央，门前一块平地可泊10来辆车。院门装饰着红黄相间的图案，彰显着康巴藏族的文化元素。宽敞的院子依山而建，三层楼房面朝河谷，可依栏杆喝茶聊天，亦可登上楼顶平台观山望景。院子左边的铁架子上，挂着一长溜色泽鲜亮的香肠。院子中央是架着木柴的大火塘，可供晚间篝火晚会使用；火塘四周的条桌上，分别放着几盒糖果、饼干、花生、水果等组成的茶食，主人告知，正中是敬佛的，两边是敬客的，不可弄混了。登上屋顶远望，绚丽的晚霞映照在巍峨的雪峰。一片云岚自河谷升了上来，和对面洁白的积雪融为一体，渲染出一片如梦似幻的景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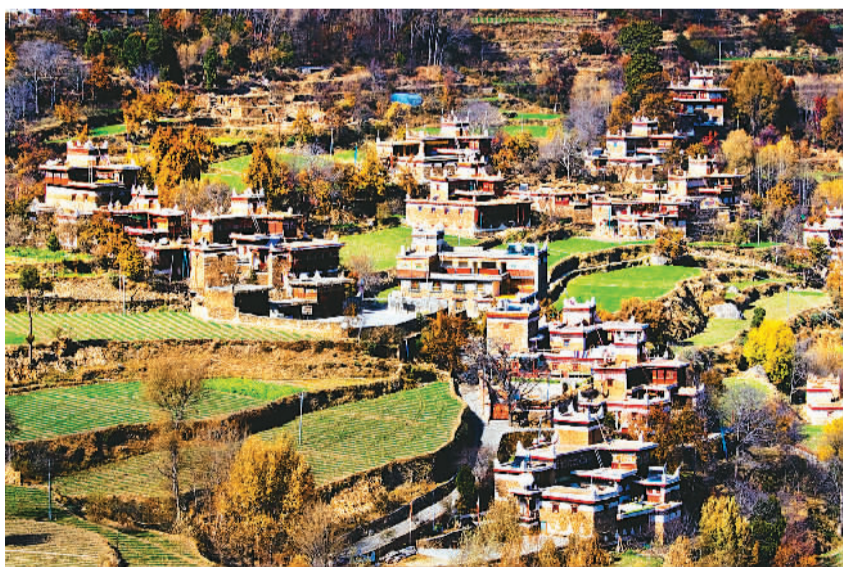
晚餐时才发现，入住的游客竟不少，其间还有几位来自成都的老外。我们品着风味独特的牦牛肉火锅，喝着老板赠送的青稞酒，互致祝福，其乐融融。

“金沙水拍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长久以来，大渡河以其汹涌奔腾的严峻面孔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而今走过丹巴大渡河谷，让我对这条河流有了新的感受。河谷里的那些山水那些人，将成为温暖而隽永的记忆。

上图：丹巴县甲居藏寨。
冯军摄（人民图片）

穿行丹巴大渡河谷

朱仲祥



鱼通官寨后面有一处观景台，可以观赏大渡河第一湾。我们弃车登山，踏着公路上残留的积雪向上攀援。站在观景平台纵目望去，只见群山巍峨，一水中流。被逼成窄窄一线的大渡河，在大地的裂缝中左冲右突，画出了一个“几”字形大回环，形成了一处大自然奇观，令人惊叹。

穿过下游的县城，走进闻名遐迩的丹巴美人谷，那块“东女国遗址”石碑，是对这片土地久远历史的注解。扑朔迷离的东女国，现在仅在眼前的这片寨子。进寨的水泥路两旁是古老的沙棘树和肥厚的仙人掌长满山坡。寨子里停着不少小汽车，开着许多网红民宿或旅游接待点。我们随便走进其中一家，一位藏族阿妈热情地迎了上来，端来凳子请我们歇息，又顺手塞给我一把糖果和

核桃。环视整个藏式院落，屋舍簇新，设施齐全，宁静温馨，是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更引人注目的是藏羌碉楼，当地先民就地取材，巧手垒砌成这些非凡建筑，历经几百上千年而不倒，实在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在丹巴，碉楼被普遍保护得很好。主要为防御而建，有八角形、五角形不等，据说最具特色的就是寨子左上方的八角碉楼，设计巧妙，八角匀称，楼体似剑，直冲云霄。

还有一处观赏藏羌碉楼的好地方，那就是坐落在谷底沃日土司官寨。这里的碉楼虽不如八角碉楼那么高大雄伟，但更多更密集，也更具代表性。碉楼之间分布着古老的土司官寨和保存完好的藏羌民居，新修了古朴的山门、民俗广场和文化墙等，让